

— 寻求金羊毛的人 —

奥若什科娃



寻求金羊毛的人

〔波兰〕奥若什科娃著

康嗣群译

康宏锦校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E • Orzeskowa
THE ARGONAUTS

据一九〇一年纽约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的J. Curtin英译本《The Argonauts》
转译。

寻求金羊毛的人

Xunqiu Jinyangmao Di Re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市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99,000 开 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 张 $8 \frac{7}{8}$ 插 页 2

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5,700

书 号 10019•3948

定 价 1.85 元

第 一 章

这是一位百万富翁的住宅。客厅里的家具和墙壁闪烁着类似珍珠贝壳的光辉。镜子里映出一幅幅图画，精巧镶嵌的地板光可鉴人。四周挂着深色的壁毯和沉甸甸的大帷幔，乍一看，似乎冲淡了室内耀眼的色调，实际上，正是这些壁毯和帷幔给整个屋子增添了庄严的气派，有一种近似教堂的气氛。有的地方，样样东西都闪闪发光，泛出天蓝色的、猩红色的、金黄色的、青铜色的色泽，以及巴黎石膏、大理石、绸缎、瓷器上的各式各样的独特的洁白光芒。屋子里陈设了许多中国和日本制造的精致用品和古香古色的东西，还有许多精美别致的时髦玩意儿：什么灯啦，枝形灯架啦，烛台啦，花瓶啦，其装饰艺术水平都很高。房间的布置显示出主人的情趣和高超的鉴赏力，主人对每件物品的陈设都颇费了一番心思。布局明快，一望而知是出自一位极不平凡的女性的慧心巧手。

布置这所住宅，一定花费了不少钱，在穷人眼里，这笔款项大得惊人，对富人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所住宅的主人，阿罗修斯·达维德的万贯家财并不是祖上传下来的，是靠艰苦劳动挣来的。他还在继续苦干，以积攒更多的财产。他的勤劳、能干和精力是无穷无尽的。事业对他来说，就象水对鱼一样重要；是使他愉快和自在的因素。他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都是些了不起的、错综复杂的生意：建造公用大厦

啦，各种各样不同价值的买进、卖出和交换啦，以及各种市场和公司里的交易等等。要经营所有这些事业，就必须具备几种截然相反的品格：狮子般的胆量，狐狸般的谨慎，雄鹰的利爪以及象猫一样的随机应变的本事。他的一生都是在赌台上度过的，这张赌台就是一个庞然大国的整个国土；生活就是一场听凭无法预料的机会摆布、继续不断下赌注的赌博。心计和手腕对他的事业固然很重要，却不能完全排除机会，这是一种人所无法控制的力量。因此，他决不能让机会压倒自己；不等机会朝他冲过来，他可能就往地上一趴，把身子一缩，但这只是暂时躲闪一下，以便一跃而起，攫取新的战利品。他的事业的成就象河水一样一涨一落；同时也象是一种狂热病，永远离不开冷静的盘算和深谋远虑。

至于他一生中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驿车和火车上。所见所闻的是火车站上催人的铃声，白雪皑皑的遥远的北方，耸立在东西半球交界的山巅，流过穷乡僻壤的江河，地平线上绵亘着苍郁的原始森林的西伯利亚荒原……刹那间出现在眼前的却是都市的喧嚣、耀眼的灯光、推推搡搡的人群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五光十色的景象；在那些都市里一排排数不清的住户，有的门大敞着，任你自由出入；有的门却牢牢紧闭；在紧闭着的门前，必须象猫那样机灵好动，才能在找不到通道的情况下，找到一个窟窿。

阿罗修斯·达维德不得不积年累月地远离家人，出门在外，即使和家人住在一起，他也象是一位稀客，从来不是一位真正推心置腹的亲人。至于和别人建立深情厚谊、亲近关系以及温柔感情，那他就更办不到了，即使是对他的至亲骨肉他也办不到，因为他没有时间，根本没有时间把心思放到与他的事业无关的任何问题上去。他所关心的只有与他的事业有关的各种行当、

日期、数字以及他用全副精力和辛勤劳动织成的一张大网上的无数网眼。

至于说到他生活里的娱乐和消遣，他偶尔也有些风流韵事，只不过来得突然，去得也快，转瞬间随着急驰而去的火车头喷出的煤烟一起消逝了。有的时候他也吃吃各地的美味佳肴，欣赏绮丽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景色，但这些他也很快就不感兴趣了。他偶尔也打几个钟头纸牌，热闹一番。可是，他真正醉心的还是结交社会上的名流显要，和这些要人们来往，一方面可以借助于他们的势力，另一方面可以用他们来炫耀，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金钱和权势，仿佛南北两极，达维德的所有思想、欲望和感情都围绕着这两极转个不停；或者说，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因为谁能担保一个人除了行动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以外，就没有别的心思了呢？确实没人能担保，就连他本人也说不准。

达维德离开家已经三年了，几个月以前才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家。在家里，他仍然是个难得露面的、对周围漠不关心的客人。他又埋头干起他的事来。刚回家的头一个星期，几乎就在头一天，他发现了一条新门路，便一心想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便拿出象赫克里斯^①一样的力量干起来了。可是事情能不能办成，要靠某一位地位很高的名人，而他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接近这位名人的机会。

他煞费苦心想用那猫一般的利爪在紧闭的大门上打开一条缝，可是枉费心机！他渴望能和这位名人密谈两小时，却找不到机会，于是他只好借助于过去确实帮过他大忙的其他办法了。

达维德找到这么一个人：他神通广大，无论什么地方都能钻

① 赫克里斯：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曾经完成十二件奇功。

进去，无论什么人都喜欢他，他有本事打听到许多内幕隐情，还有拉关系、托人情的各种门路。这种人的人品往往有点靠不住，可是达维德丝毫也不在意。他认为在生活的最底层，肯定有各种渣滓，这就跟在含金沙的河里必定有污泥一样。他一想到生活里的渣滓，就轻蔑地笑了，可是他会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把渣滓，看看里面有没有金沙。他把这些靠不住的助手称之为“猎狗”，因为他们能在猎人进不去的丛林里追捕猎物。尽管他们是那样渺小，小得几乎看不见，但是他们那种把身子缩成一团、蹑足潜行或是跳跃追捕的本领，却比他高明。前几天他曾放出一条这样的“猎狗”，去寻找和那位名人见面的机会，可是至今还没有一点回音。这件事使达维德坐立不安，而且很恼火。他恨不得象狮子冲进竞技场，扑向新的猎物一样，一下子投入这项新的工作。

暮霭笼罩着那些大大小小的房间。达维德那间陈设富丽典雅的书房，在耀眼的灯光下，几乎带点严肃气氛，他在那里接见那些为了各种各样事务来找他的人，他们带来了许许多多报告、账目，申请书和建议。

书房里，每件东西都是那么又重又大，颜色都是那么深，而且价格昂贵，但绝不是华而不实的。没有一件东西是为了炫耀或标新立异而陈设的；没有一件东西不显得高雅舒适。一个安着玻璃门的精美书柜里装满了书籍，墙上挂着两幅很大的画，书桌上堆满了文件，屋子中间的圆桌上放满了地图、小册子和厚厚的书籍；桌子周围摆了几把又沉又矮的扶手椅。房间很宽敞，天花板很高，吊着一盏华丽的耀眼的灯，正照着圆桌。

达维德最早的原型就是寻求金羊毛的伊阿宋^①。当伊阿宋乘船到科尔奇斯^②去寻求金羊毛的时候，他的外表一定和现在

完全不同。时间改变了竞争的方法，也改变了勇士的模样。伊阿宋靠的是他的臂力和剑锋，达维德则靠的是自己的头脑和神经。这样，他的头脑和神经便越来越发达，形成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他的体格却被忽略了。人们必须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他的身材瘦削，不够魁梧，他的两颊深陷，皮肤苍白枯槁，却有这么大的力量；才能理解为什么一阵能把他的小船吹送到他渴望已久的海岸的微风，吹得他哆嗦，但他还是有这么大的力气。他面颊上两绺细细的、差不多是古铜色的连鬓胡子闪闪发光，丝一般的胡子梢一直垂到他那硬挺挺的矮领上。上嘴唇上发红的胡子又短又硬，把他那两片苍白的薄嘴唇衬得有些发暗。他的嘴角上不时流露出一丝微笑，带着多变的表情；他的微笑要么是鼓励或阻止，要么是吸引或拒绝，要么是相信或怀疑，要么是奉承或嘲弄——嘲弄的意味居多。可是，达维德主要的力量还是来自他的眼睛，他的两只眼睛总是长时间地盯着他所打量的东西。眼睛里的瞳仁象钢一样闪亮，冷冷的，令人捉摸不透，放射出两道锐利的、洞察一切的光芒。高高的额头上长着两道粗红眉毛，由于开始秃顶，额头显得更高了，而且很光滑，带着象牙般的光泽，双眉间布满了皱纹，象是充满了忧虑和烦恼。他的脸显得冷酷，富于理智，精力充沛，他那拧在一起的眉毛是一种深思苦虑的标记，嘴角上带着讥讽意味的纹路，看上去总象是撇着嘴。

这座大城市的一位最有声望的律师，正捧着一本翻开的法典，高声朗读摘出来的一连串要点。达维德站在旁边，聚精会神

① 希腊神话：英雄伊阿宋带了一群同伴到科尔奇斯去寻找金羊毛，他们乘的船叫“亚古”，于是船上的水手都称为“亚古诺特”，即寻求金羊毛的人。

② 科尔奇斯：古国名，属古代格鲁吉亚的一部分。

地听着，他的微笑里包含的嘲讽意味越来越明显。接着，等律师一停下来，他便开始用低沉的声音发表意见，似乎是出自谨慎，故意把语调压得很低，这是达维德的一个特点。

“对不起，你念的这些跟我们的事情毫无关系。”

他拿起书来，翻了几页，然后开始念起来。他念的时候，戴上一副牛角框的眼镜，这样一来，他那张苍白发黄的瘦脸上的表情，显得更深沉了。那位名律师显得又狼狈又惊讶。

“您说得对，”他说，“我弄错了。您确实精通法律。”

法律既然是他的武器和保险阀，他又怎么能不精通它呢？

那位律师一声不响地在一把又宽又矮的圈椅上坐下，接着建筑师把一张公共大厦的设计图样摊开在桌上；这图样要在冬季最后修改完毕，一开春就要动工。

达维德仍然凝神静听，用他那蓝钢色的眼睛盯着设计图样，目光中时时闪烁出头脑里浮现出的思想火花。过了一会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位老练的建筑师。他说话的时候，声调低沉而流畅，思路既连贯又清晰。建筑师恭恭敬敬地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且和刚才那位律师一样，显得十分惊讶。天哪！这个人可真是万事通；他在建筑学、数学和法律这些领域里遨游，就象在他自己的房间里自由自在地蹒跚一样！达维德注意到周围那些人脸上惊讶的神情，薄薄的嘴唇上不时地浮起一丝嘲弄的笑意。难道这些人以为他会象一个辨不清颜色的瞎子一样来动手干这些事业？有些人的确是这么干的。结果呢？一败涂地！他很清楚，在当今的时代，只有渊博的知识才是累积成山的财富的基础；只有他自己记得，为了获得知识，他曾经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晚。

另一个站在桌子跟前的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一双黑眼睛

显出他有天才，他身上的衣服褴褛不堪，举止有些近乎粗野。这是一位雕刻师，还年轻，却已经有点名气了。他患有初期肺病，因而脸色格外红润，目光灼灼，从胸部不时发出一声声短促的咳嗽。这位大承包商修建的大厦所需要的雕塑，由他负责，他谈到自己的打算，拿出雕塑的图样，解释自己的做法。他越说越起劲，声音也越来越高，停下来咳嗽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达维德抬起头来，两颊上敏感的肌肉轻微地颤动着；他伸出两根又白又细的手指，用指尖碰了碰那位艺术家的肩膀。

“歇一会儿吧，”他说道，“话说得太长了，伤身体。”

“我的小女儿咳起来也是这个样子，”他对在座的其余的人说道，“我对她的病真有些担心。”

“也许到意大利去玩一趟会好一些。”建筑师说道。

“不错，我也这么想过，不过医生认为眼下还没有什么危险。”

接着他转过身来对雕刻师说道：

“你应该到意大利去一趟，看看那里珍藏的艺术品，再说，那里的气候不错。”

那位艺术家对于这样打断他的话有点不大高兴，因而没有正面答话，只是继续把他的设计拿给对方看，一面解释着。可是他呼吸急促，不断地咳嗽，说起话来更吃力了。于是达维德把身子挺直了。

“我对于艺术懂得非常少，”他说，“我倒不是瞧不起艺术，恰恰相反，我认为艺术是一种力量，全世界都崇拜艺术，我主要是没有时间。不要再费事拿出那些图样和设计来了，我早就批准了，我完全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干。是什诺公爵提议要我去请你来的，我一向钦佩他的眼力和才智。此外，我在他家里也见

到过你的作品，我很喜欢那些东西。有人说我们这些金融界和实业界的人只能代表物质，和普赛克^①无缘。可是我说，在什诺公爵家里看了你雕刻的普塞克，它使我感到我并不仅仅代表物质。”

他的嘴角上流露出嘲讽的神情，却用了更亲切的语气继续说道：

“我们来把你的报酬定一下吧，我先说个数，”他急切地说着。

他用询问的口吻说出一个很大的数目。雕刻师鞠了一躬，他的喜悦和惊讶是无法掩饰的，再说他也没打算掩饰。接着达维德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胳膊，把他领到大书桌跟前，打开抽屉。站在圆桌跟前的律师和建筑师互相递了个眼色。

“到底是公爵的红人！”一个低声说道。

“真聪明！多会自我标榜！”另一个也低声说道。

“据我所知，”达维德对年轻的艺术家说道，“雕刻家得先花上一大笔钱，才能着手制做一件定货。这是预付的钱，你就痛痛快快地收下吧。钱本来就是给有才干的人用的嘛。”

雕刻家很惊异，因为他所想象的大富翁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钱本来就是给有才干的人用的！”雕刻师重复了一遍。“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见有钱人这么说呢！您真这么想吗？”

达维德微微一笑，可是他的脸立刻绷了起来。

“亲爱的先生，”他说道，“假如能使世界上的人不象你这样咳嗽，拿出一大笔钱我也乐意。”

“是因为您的女儿……”雕刻师刚一开口，可是达维德脸上

① 希腊神话：普赛克是中与爱神厄洛斯相爱的美女，是灵魂的化身。

的表情已变得冷淡而严肃，转身朝圆桌那边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门口的仆人通报又来客了。

“亚瑟·克拉尼茨基先生。”

仆人刚通报完，客人立刻走了进来，与往外走的雕刻师擦身而过。

这位客人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步态却象年轻人一样轻盈，还是那么漂亮的脸上带着愉快得意的表情。总的说来，他的外表好象还留有一些当年的英俊风度，可是就象一件很华丽的长袍从破绽里露出了脏里子一样，在这种风度后面已经显露出精心掩饰着的衰老（也许还是未老先衰呢）。

他是个高个儿，长着一张挺有气派的椭圆脸，乌黑的络腮胡子，鬃曲的黑头发没能完全盖住后脑勺上秃了的地方。红嘴唇上留的是年轻人式样的胡子，胡子尖弯过来朝上翘着。他迈着矫健的步伐穿过书房，显然想用既诚恳又亲热的态度向这里的主人致意。可是达维德那冷漠的眼神里闪射出咄咄逼人的光，他仅仅用手指尖碰了碰客人伸出来的手——一只细长、白皙、保养得挺好的真正贵族的手。

“抱歉，抱歉，亲爱的阿罗修斯先生，请原谅我来得不是时候，您有这么多重要的大事忙着呢！可是我一听说您找我，我就赶紧跑来啦。”

“不错，”达维德说道，“我要跟你谈一谈，请你等一下好吗？”

他转过身对着站在桌子旁边的两个人。那两个人在达维德招呼克拉尼茨基的时候，用无法掩饰的好奇的表情望着主人。

每当达维德和这位常客——这位贵族的后裔见面时，人们总是感到很好奇。很长一段时间，达维德并没有觉察到这种情况，可是现在他注意到了。这时候，他很快地扫了那两个人一

眼，他看出那位名律师的嘴角上带着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微笑，与此同时，他还看见建筑师嘴角上也会心地露出类似的笑意。他又跟这两个人谈了几分钟的话。当他们转身往外走时，他送他们到门口，然后把门关上，转身对克拉尼茨基说道：

“好，现在我可以接待您了。”

从来没有人听到过象这样冷冰冰的、语气里还带着一丝克制着的威胁意味的客套话。克拉尼茨基一看到这种情况，就故意慢吞吞地把帽子放在一件家具上，脸上露出惶恐的神情。他低着头，一瞬间，额上的皱纹和那塌陷的两颊使他显出好象老了十岁。由于讲究礼貌早已成了习惯，所以他还是下意识地带着谦恭的神态，转过身来对着达维德。

“亲爱的阿罗修斯先生，您写信给我……”

“我叫你来，”达维德打断他的话说道，“为的是向你提出一个条件，做一些变动。”

他从一本厚厚的长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他事先已在纸上匆匆写了几个字；这时，他把这张纸递给克拉尼茨基，说道：

“这是一张数目不小的支票。我听说你的光景不太好。”

克拉尼茨基高兴得容光焕发，又好象年轻了十岁。他手里捏着递给他的那张支票，吞吞吐吐地说道：

“亲爱的阿罗修斯先生，您对我的帮助是真心诚意的，而且还是您主动提出的，实在太慷慨了。不过请您放心，等我的产业收入一增加……”

达维德再一次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还能不知道你有什么产业和你从这些产业里能得到多少收入？你没有什么产业，只有一个小村子，从那儿赚来的进项还不够你自己花消的一半。要不是你母亲和

什诺公爵还有几家有九种族徽^①的贵族是亲戚的话，你就得在那个村子里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不过，既然由于你母亲的关系，你跟这些显赫的人家成了亲戚，你才得以出入上等社会的圈子里。凡是和你有关的行当，我都知道。你再想糊弄我，我什么都知道。”

达维德特别强调最后这句话，克拉尼茨基似乎对这一点感到困惑不解，而且无法掩饰他这种心情。

“说真的^②，”克拉尼茨基开口说道，“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口吻来谈您那真心诚意的帮助。”

“你马上就会明白的。给你这笔钱并不是对朋友的援助，这不过是一笔交易。首先，我要求你今后一定要跟我的儿子马利安断绝一切关系。”

克拉尼茨基倒退了好几步。

“跟马利安？”他大声喊道，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要我跟他断绝一切关系！这可能吗？为什么呢？这怎么能行呢？可是，是您自己……”

“不错，这件事当初是我提出来的。我们一家长期住在这里，而我却经常不在家；我确实希望他们能够出入我认为最合适的那个社会圈子，所以我才请你充当我家里的人和那个圈子之间的介绍人……”

“我不是照您的意思办了吗？”这一次轮到克拉尼茨基抬起头来打断了他的话。

达维德一个劲儿地盯着他的脸，慢吞吞地用低沉的声音说

① 欧洲贵族家族，都有各自的族徽，漆在马车或绣在衣服上，如果和另一家族的女继承人结婚，可以并在一起用。

② 此处原为法语。

着话，但是，他竭力想抑制住的满腔怒火似乎不断要冲破他那冷冰冰的语调，于是他不时地停了下来。

“是的，先生，可是你把我的儿子带坏了。光凭他自己，是决不会堕落、懒散到这种地步的。是你使他荒废了学业，你领着他到处寻欢作乐，你带他到各种娱乐场所去，从最上等的到最下流的地方全都跑遍了。我离家三年，一回来就发现马利安已经堕落了。幸亏他还是个孩子，才二十三岁，还来得及挽救。我挽救他的第一步就是禁止你再跟我儿子保持任何联系。”

达维德说到最后几句话时，声色俱厉，放在桌面上的手指象是要抠进桌子里去似的，眉间的皱纹也锁得更紧了，眼睛里射出钢一般的青光；他满腹仇恨、气愤和轻蔑。最初克拉尼茨基惊讶得连话都说不出，可是后来他也勃然大怒了。

“你说什么？”他大声嚷道，“该不是我的耳朵有毛病吧？你责怪我！多少年来，不论是你忙着办事也好，出门也好，可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保护你的家庭，只有我在教导你的儿子。好啊！难道你忘了我们的老交情，难道你忘了没有我你会认识全国全城这些最高贵的人家吗？难道你不记得你曾经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你希望把女儿嫁到那个社会圈子里去，我的这些关系可能成为你方便的桥梁吗？难道你忘了是你要求我务必把马利安带进那个最上等的社会里去，并且教给他那个社会里怎样待人接物的吗？太妙了！你毫无牵挂、跑南闯北地赚大钱去了，而我在这里按照你的意思替你把什么事都办得妥妥贴贴，如今倒反过来责备我。这样的责备，至少可以说是太不客气了——简直是侮辱人，太粗鲁——真是没法说！闻所未闻！^①既然你说出这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种话来，我就得为我的名誉要求和你决斗。”

他真的打心眼里生气了，那张仍然端正的脸涨得通红。达维德也惊讶得目瞪口呆了。一点不假，一点不假，这个人说的完全是实情，他达维德曾经利用过这个人，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曾经喜欢、甚至爱过这个人，并且对他十分信任。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人的性格，尽管他曾经花费过一些时间去分析和了解与他的事业毫不相干的人，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了解这个人。可是就这件事而言，不论发生过什么情况，都是按他的意愿办理的。从他的内心深处，从他那神秘的洞穴里，爬出一条毒蛇，他觉得有一种令人作呕的冰凉的感觉和粘液从嗓子眼里往外冒，可是他还是抬起头来说道：

“你的话里固然有不少是实情，可是我的决心不变，再次希望你不要再到我家里来了。”

克拉尼茨基的前额涨得通红，气呼呼地说道：“照你现在对我的态度，我该怎么理解刚才你对我表示的那番好意呢？”

“那是你为我，或者说为我们一家办事的酬劳。我付了这笔钱，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从此以后不再来往了。”

“这个世界上不见得人人都得听你的！”克拉尼茨基大声嚷道，“不能凭你一个人的心愿，就不让我到这里来。”

达维德脸色苍白，连嘴唇上也没有一点血色，他从信夹子里取出一个精致的小信封，用两个手指头把信递到克拉尼茨基跟前，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玛尔维娜·达维德太太。克拉尼茨基一见这封信，通红的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他脸色异常苍白，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眼睛睁得老大。过了好半天，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彼此的脸色都白得象亚麻布一样，现出一种秘密被揭穿以后的那种惊恐神情。达维德先开口说话，声音低得几

乎听不见。他说道：

“不用解释这封信怎么会落到我手里的！纯粹是凑巧罢了。这种凑巧的事情很平常，可是有一点好处，有时候可以揭穿骗局和制止无赖行为！”

克拉尼茨基除了额头上出现一些红斑以外，脸色依然很苍白，一下子又显得非常苍老了。他往前走了几步，站在达维德面前，中间隔着一张圆桌。他那亮晶晶的黑眼睛狠狠地盯着达维德的脸，用压抑着的嗓音说道：

“骗局！无赖行为！这些字眼说起来很容易！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太太在很年轻的时候，差一点成了我的未婚妻吗？”

达维德嘴角上露出讥讽的神情，说道：

“你是照你母亲的吩咐，把她抛弃了的，就是在那时候，你母亲送你到这座大城市来寻找金羊毛的。”

“可是等你到天涯海角去寻找金羊毛的时候，”克拉尼茨基回答道，“你却认为让我去保护那个我过去爱过的女人是最合适的。你认为自己神通广大，哪怕就是在你和她相隔万里的情况下……”

“我们该结束这场可笑的辩论了。”达维德说道。

“就我来说，”克拉尼茨基激昂地插嘴道，“我愿意和你用决斗来了结这件事情。我恭候你的副手^①。”

达维德放声大笑起来。

“决斗？你以为外人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决斗吗？这会牵连你过去的未婚妻的。这一点我本来可以不在乎，可是我非在乎不可，因为她姓我的姓，更主要的是我有两个女儿，我还有事

① 指决斗双方各备的副手。